

從鎮江方言句末“的”看“的”的語氣詞性質

完 權

中國社會科學院

提要

本文旨在基於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的廣義語氣系統，構建一個語氣和語氣詞的複合概念功能描寫框架，用以描寫鎮江話句末“的”的表現，刻畫一條從“的₃”到“的_{語氣}”的“漸變”“程度”的可能軌跡，論證鎮江話含有“的”的句末合音助詞已經是合格的語氣詞，並探討和普通話句末“的”相關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

鎮江方言，句末助詞“的”，漢語語氣，語氣詞，現場直指

1. 引言

呂叔湘（1962: 494）給讀者留下了一個問題：

用的字煞尾的句子，的確有一些是絲毫不帶語氣作用，只能解釋為其中包含一個‘X的₃’。也的確有一些是有明顯的語氣作用，似乎非把這個的字另眼相看不可。……看起來，這個問題還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還得進一步研究。

呂先生不光留下問題，還提出了答題思路：“也許歷史上這個的字是由的₃演變來的，可是演變到一定程度就成為另一物”，“語感上是漸變的”，“語氣作用也是從零漸漸增加到非常突出”（呂叔湘 1962: 494—495）。這就提示我們應該更加細緻地分析句末“的”的語氣作用，描寫出漸變的連續統，探索是否真的有一個讓句末“的”發生性質轉變的“一定程度”。

呂叔湘（1982 [1944]: 262）說“‘的’字表示的是一種確認的語氣”，而且“（直陳）強調則為確認”。但是呂叔湘（1962）所說的“漸變”，顯然是存在的。然而，學者對普通話句末“的”的語氣功能究竟如何仍存有爭議。比如：

(1) 張三（是）和女朋友去北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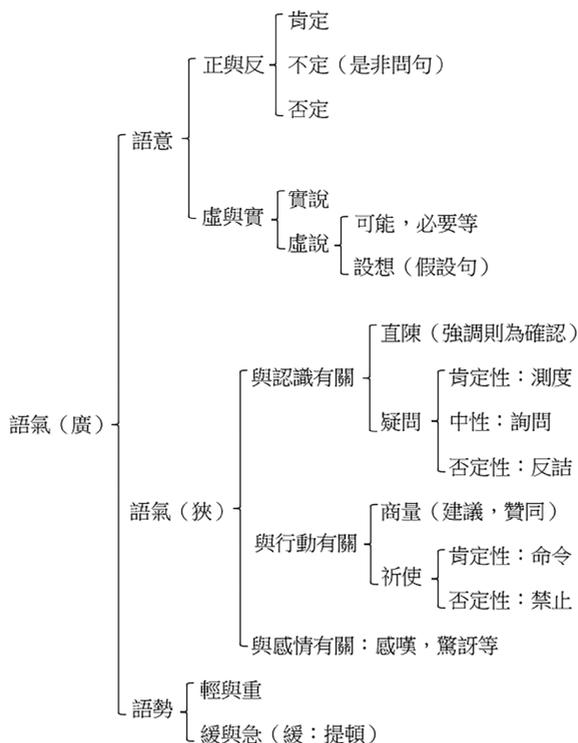
劉瑩、程工（2021）認為這種窄焦點句的“的”含有表示說話人主觀確信度更高的語氣義，而范曉蕾（2024）則認為這只是一個沒有語氣義、只起句法作用的結構助詞。本文不討論這類現象，只是借此展示句末“的”語氣表達的複雜性。本文嘗試回到呂叔湘（1962）的思路，從“漸變”切入這個問題，並且透過方言來看普通話，旨在提出一個嘗試性的語氣概念框架來描寫鎮江話句末“的”的表現，刻畫一條從“的₃”到“的_{語氣}”的“漸變”和“程度”的可能軌跡，並探討和普通話句末“的”相關的一些問題。

2. 語氣和語氣詞的複合概念描寫框架

對句末“的”語氣詞性質的爭議，反映了語氣和語氣詞這兩個概念在漢語語言學中的理論糾葛，而糾葛的根源，又來自於漢語的語氣概念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用西方的分析性概念體系直接套其實套不上。王珏（2016）概述了種種看法，包括語氣詞與語氣（句類）對應說、語氣詞與口氣對應說（具體包括緩和語氣說、加強語氣說和語氣與口氣二分說）、廣義口氣說、情態虛詞說和句法、情態和篇章連貫功能說。綜合王珏（2016）、方梅（2016）等論述，語氣大約和以下西方語言學經典術語都有瓜葛：語氣（mood）、情態（modality）、口氣（tone (of voice)）、互動（interaction）。

其實，關於漢語語氣詞所表達語氣的當代研究，基本上仍沒有超出呂叔湘（1982 [1944]: 258）的理論框架，對漢語語氣的廣義理解，是一個複合的概念體系：

圖 1 《中國文法要略》的廣義語氣系統



在這樣的總體框架下，考慮到漢語語氣的綜合性，漢語語氣詞表達的語氣自然是有“漸變”和“程度”的，這個“漸變”和“程度”不止表現在各個語氣詞之間的差異上，也表現在同一個語氣詞的不同用法之間。對語氣詞之間差異的分析可以徐晶凝（2008）為代表，她根據語法、語義和情態三個方面的特點，鑒別出3個層次共15個語氣詞：

典型語氣詞：啊、嘛、嗎、吧、罷、了、呢、著、呢、不、成、唄

非典型語氣詞：啦

邊緣語氣詞：的、了

其中，“的”作為邊緣語氣詞，其“漸變”和“程度”的表現差異之大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本文繼承以上學術觀點，認同語氣是一個多維度的綜合性概念，提出如下的概念描述框架：語氣是句子層面（交互）主觀性（立場、態度、情感）的集中表達，橫跨認知三域（包括對事實、對自己、對對方、對交際等），語勢有強弱之別（包括輕重緩急）。這樣，就可以建立如下表格（強弱使用不同符號表示¹），來具體描述同一個語氣詞的不同用法之間的語氣內涵差異：

表 1 漢語語氣的綜合描寫框架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對自己			
對對方			
對交際			

舉一個簡單而複雜的例子：

(2) 這本書是我的₃。

這個例子可以反映從典型“的₃”到語氣詞的變化。呂叔湘（1962: 494）提出：“用的字煞尾的句子，的確有一些是絲毫不帶語氣作用，只能解釋為其中包含一個‘X的₃’。也的確有一些是有明顯的語氣作用……這兩種情形之間，語感上是漸變的，形式上尤其是劃不清界限。”一般而言，這句話中的“我的”是短語，其中的結構助詞“的₃”不表達語氣。但是，這是個判斷句，判斷本身就帶有語氣，從整句蔓延到句末。在句末位置上，虛詞自然會擴大其轄域。轉指用法的無核心名詞短語中的“的₃”就開始走向語氣表達。這個判斷是針對客觀事實表達自己的立場，相對而言，比較實在，語氣的程度偏低。所以，這樣的例子中，“的”其實兼具短語末的“的”和句末的“的”的性質，並且二者所佔的比例視具體情況遊移。如果這句話念得比較簡短，那麼更傾向於解讀為“的₃”；如果給“的”加上重音，或者拉長，那麼判斷的語調就凸顯出來了。當然，這個語氣也可以說是整句的，但是久而久之，句子語氣就凝聚到了句尾虛詞“的”上。特別是拉長這種方式，換一個角度，這時也可以說這個句末“的”是“的₃”和“的_{語氣}”的合音。以表 1 框架描寫如下：

¹ 當然也可以使用三維空間圖來表示。本文不採用的原因是，怕誤導讀者理解為其中有向量關係。表格中的欄目其實只反映大致的邏輯順序，從事實到交際大致是越來越主觀化，從立場到情感大致是越來越由實向虛，但是其中並沒有嚴格的數量差異。

表 2 例 2 中句末“的”的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		
對自己			
對對方			
對交際			

林華勇、吳梓菲（2024）也描寫了廉江、茂名粵方言中的類似現象，反映了從結構助詞到語氣助詞的演變過程。本文嘗試採用這樣的複合概念框架描寫鎮江話句末“的”的語氣。

3. 鎮江話句末“的”概述

鎮江，地處蘇南；鎮江方言，屬於北方方言江淮官話洪巢片，與吳語區接壤。鎮江話的句末“的”的表現，其實跟普通話差距不太大，甚至比較而言更為簡單。不過，簡單有簡單的好處，比較容易看清大勢，而且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完權（2021）曾經對鎮江話語氣詞做過較為全面的描寫，可資參考。

普通話句末“的”的有些功能在鎮江話中由其他語氣詞分擔了，反倒能夠更加突出句末“的”的功能本質。

比如，下面這兩種普通話句末“的”的功能，在鎮江話中並不由句末“的”來承擔。鎮江話近似對應的用法換用了其他語氣詞，說明普通話句末“的”的功能對應於鎮江話句末語氣詞。反過來看，普通話句末“的”的這種用法大概率也應該歸入語氣詞。例如：

- (3) a. [普通話，表慣常寬焦點] 小高抽煙的。（劉瑩、程工 2021: 32）
b. [鎮江話，表慣常寬焦點] 小高抽煙呢。
- (4) a. [普通話，表將來確認] 明天是週一，主任明天會來單位（的）。（范曉蕾 2024: 5）
b. [鎮江話，表將來確認] 明個禮拜一，主任明個會來單位呢。

或者，乾脆沒有對應的虛詞用法，語氣由句調來表達：

- (5) a. [普通話，表將來測度] 他明天會來的吧？
b. [鎮江話，表將來測度] 他明個會來吧？
- (6) a. [普通話，表“再說”] 玩完這陣的。（李訥等 1998: 101）
b. [鎮江話] 玩下子再說（咋）。

- (7) a. [普通話，表慣常事件] 張三經常是在教室完成家庭作業的。(范曉蕾 2024: 4)
 b. [鎮江話，表慣常事件] 張三經常(*是) den 得教室頭做家庭作業(*的)。

或者，採取不同的搭配模式。試看下面例(8)，普通話中的語氣詞“了₂”在鎮江話中必須刪除，那麼就可以認為，普通話中“了₂”在這種句法環境中的語氣功能融合在了鎮江話的句末“的”中。這可以說明鎮江話的句末“的”是有語氣功能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鎮江話中也有“了₂”，只不過部分功能讓渡給了“的”。用例如下：

- (8) a. [普通話，獨立表達肯定語氣的“的”字結構]
 問：小高昨天上班了嗎？
 答：小高昨天上班了的。(劉瑩、程工 2021: 28)
 b. [鎮江話，對應用法]
 問：小高昨個上班(*了)嘍？
 答：小高昨天上班(*了)的。

綜上，儘管普通話和鎮江話句末“的”的句法表現有不一致之處，但仍能從用法的參差互補中看出來，它們在表達語氣方面具有相當程度的對等性。

4. “的”構成的合音語氣詞

鎮江話句末“的”的一大特點，就是常常與其他語氣詞融合，構成合音語氣詞(完權 2021)。句末“的”及其合音語氣詞都讀作輕聲。典型的有“嘍[tia]”和“叨[tio]”。

4.1. 嘍[tia]

嘍[tia]，是“的啊”合音。之所以能夠清晰的辨明是合音語氣詞，是因為在口語中，分音的形式依然大量存在，可分可合，普通人也能知道“的啊”說快了就是“嘍”。不過，因為畢竟分音形式仍然存在，且分音形式所表達的語氣和合音形式所表達的語氣相比沒有本質差異，所以“嘍”的演化還沒有走到成為一個完全獨立於“的”的全新語氣詞的地步。主要用法有三項：

一，用於特指問，例如：

- (9) 這是哪個嘍？(這是誰的呀？)
 (10) 哪塊來嘍？(哪裡來的呀？)

這種用法，類似於例（2），雖然可以從“嗲”中分析出“的啊”兩個音，並且結構上“的”字可以後附於“哪個”“哪塊”構成“的”字名詞短語，是“的₃”。但是，合音的作用，使得“啊”的疑問語氣已經和“的₃”完全整合到了一起，普通人的語感無法分辨，甚至一些本地方言學者也認同這個“嗲”作為一個完整語氣詞的地位而記錄進了《鎮江市志》（鎮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14: 1608）。這樣跨層組合的結果，使得在概念上如例（2）所分析的從“的₃”中生發出來的“的_{語氣}”進一步融合進了“啊”所帶有的疑問語氣，“嗲”的語氣程度更進一步，語氣內涵也更加豐富了。

二，用於是非問，例如：

- (11) 問：吃過飯嗲？（吃過飯了嗎？）
答：吃過飯啻 / 嘍 / * 的。（吃過飯了？）

例（11）的問句的關注點通常是在動詞，或者說是整句，問的是“吃還是沒有吃”，答句語氣詞可以使用“啻 / 嘍”，“啻”是“了唉”合音，“嘍”是“了嘸”的合音，其中都有“了₂”。關於鎮江話中“的”和“了₂”的關係，詳見下文 4.3 小節。

例（11）中的答話中不能使用“的”。這是因為是非問中的用法，在語法上比特指問中的用法實際上更深了一層，句末不能用“的”，說明“的”已經不用於構成“的”字結構，擺脫了“的₃”的語法性質，而是附著于全句，成了比較純粹的語氣詞。試比較下例這種用法，句子的關注點在賓語，用於回應吃過什麼。

- (12) a. [?]吃過飯的。
b. 吃過馬卡龍的。

這兩句在鎮江話和普通話中其實沒有明顯區別。（12a）一般不說，因為信息量不足，除非特殊語境，比如在只吃麵食的北方。（12b）聽起來沒問題，因為基本上不會有人把馬卡龍當飯吃，只是偶爾嘗鮮，表示有過這樣的經歷。

下面這個例子更能說明“嗲”是一個夠格的語氣詞。

- (13) 這張照片給過你嗲？（這張照片給過你嗎？）

這句沒有“嗲”不能構成完整的疑問句。其中的“嗲”不附著於“你”，不構成“你的”這樣的“的”字結構，而是附著于全句。對應的陳述句“這張照片給過你的”雖然也可以成立，但是一般性起始句不能說，只能是用於反駁，回答提問。

三，疑問加感嘆，例如：

(14) 是我嘜？！（是我的？！）

強調確認這是我的，表達“你不信？”的質疑意味。

鎮江話語氣詞“嘜”的語氣表達功能小結如下：

表3 “嘜”的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	+	+
對自己			
對對方			
對交際			

“嘜”主要還是停留在行域層面上，是因為合音其中的“啊”是針對事件提問的。

4.2. 呔 [tɿə]

呔 [tɿə]，是“的噢”合音。“呔”的合音整合程度和“嘜”像似。“呔”常見的兩個用法如下：

一，用於特指問，例如：

(15) 這支筆是哪個呔？（這支筆到底是誰的呀？）

這其實一種追究問，是在詢問數次無果後向聽話人的尋根究底，追究的語氣來自於合音中的“噢”。

二，用於感嘆句，例如：

(16) 這支筆是我呔！（這支筆是我的！）

表示事實申明，主動告知，言下之意是“奇怪，怎麼到你手上了？你知不知道是我的？別亂動。”不過，感嘆的語氣不是非常強，基本上沒有威脅性，還是包含善意的理解與溝通協商的意味的。普通話中似乎找不到特別對應的語氣詞，用“呀”“呢”都不太合適。

以上兩種用法，其實合音中的“的”都跟例（9）–（10）中的“嘜”類似，有“的₃”的結構助詞功能，但也兼具語氣助詞功能，尤其是和“噢”的功能合二為一了，難以真正區分。形式上的合音，反映了功能上的合併。合音在語氣詞的產生發展過程中，有

著巨大的威力。齊滬揚（2003）論證了在語氣詞“的”的形成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可能與語音的變化有關。劉勳寧（1985）則認為合音是語氣詞“了”產生的條件。鎮江話句末“的”可能是在步“了”的後塵，而且無論是追究還是協商，其中的交際指向都比較鮮明。

表4 “的”的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	+	+
對自己			
對對方	+	+	+
對交際	+	+	+

5. 鎮江話句末的“的”和“了₂”的功能比較

趙元任（1926）中給“了₂”劃分出一個單獨的義項“敘事過去”，范曉蕾（2020: 10）則將這種用法概括為“單獨過去”，向思琦、范曉蕾（2022: 181）舉重慶萬州話中的句末“的”為例：

(17) [萬州話] 那個暑假我看《西遊記》的。

這個句子中的“的”表達的是“簡單報導某個動態事件的已然發生，該事件默認不涉及跟其他事件的先後進展關係……只能敘述過去事件，編碼了絕對過去時；它不含變化義，蘊含了事件在語篇上的單獨性”（向思琦、范曉蕾 2022: 181）。

在此基礎上，盛益民、陳柯樺（2024）研究了多個蘇南地區吳方言中對應於普通話“了₂”的“的/個”類確認語氣詞表達時體功能的差異，並提出一個從時體功能到語氣功能的演變路徑。

從鎮江話句末的“的”和“了₂”的功能比較來看，二者是有分工的。試看這組例句：

(18) 昨個我到上海的。

(19) 昨個我到上海了。

“的”“了”的差異是是否持續到現在：前者人已不在上海，後者人正在上海。相關的百科知識背景是，鎮江到上海可以一日內往返。

從鎮江話句末的“的”和萬州話句末“的”的功能比較來看，二者是有顯著差異的。最直接的觀感是，它所關聯的時間段不一樣。鎮江話中感覺不太能自然地說“那個暑假我看《西遊記》的”。“（較長一段時間）我（幹某事）的”這樣的句子框架中的事情在鎮江話中更可能是一件長時間分佈、佔據了大多數時間段的事件，“看《西遊記》”一般而言不需要花掉整個暑假中的大多數時間。“看《西遊記》”適應的時間在鎮江話中更自然的表達是：

(20) 剛才我看《西遊記》的。

(21) * 剛才我看《西遊記》了。

對比例（19）和（21），“到上海”可以作為一種狀態持續到現在，而“看《西遊記》”則不能。“的”“了”的共性是都在表達狀態。所以鎮江話中的“的”跟向思琦、范曉蕾（2022）對萬州話的分析的重要差異不同，在於鎮江話中“的”關聯的是幹某事的狀態而不是動態。而鎮江話中使用“（較長一段時間）我（幹某事）的”這種句子框架更適合的例句是：

(22) 那個暑假我打工的。

正因為關聯的是狀態，所以“的”的使用條件中，過去時間不是充分條件，不是所有過去事件都可以用“的”。仍以萬州話和鎮江話的比較為例：

(23) [萬州話]（向思琦、范曉蕾 2022: 178）

a. 我昨天看電影的₆，那個電影好好看咯。（我昨天看電影了，那個電影真好看。）

b. 甲：我給你炒幾個菜嘛？乙：我吃噠飯的₆，莫弄菜噠。（甲：我給你炒幾個菜吧？乙：我吃了飯了，不要做菜了。）

(24) [鎮江話]

a. 我昨個看電影的，那個電影好看呢。（我昨天看電影了，那個電影真好看。）

b. 甲：我給你炒幾個菜吧？乙：我吃過飯啲/*的，不要弄了。（甲：我給你炒幾個菜吧？乙：我吃了飯了，不要做菜了。）

兩組例句中 a 句表達兩種方言比較一致，但 b 句中鎮江話的差異就顯示出來了，“吃過飯”雖然是過去時間，但不能用“的”，只能用含有“了₂”的“啲”。所以鎮江話句末“的”的這種用法不能僅僅從“過去”這個時間角度來看。這裡的關鍵還有交際動因，是基於交際的語氣。（24a）用“的”，是主動告知事實，主觀上判斷對

方並不知道這件事，而且這個事實是主觀上認為重要的事件，信息量較大。(24b)用“了”，是被動應答，事件持續到現在，現在還處於吃完了不餓的狀態(試比較例19)。

“單獨過去”這個概念還強調“單獨”，這一點從和“了”的對比中可以體會到。不過從鎮江話的例子看，也還是能體現出現時相關性的。比如：

(25) 問：胃子怎麼疼起來嘍？

答：剛才喝涼水喝的。

問答兩句話中都有“的”。“胃疼”是一件事，“喝涼水”是此前的另一件事，兩件事情的客觀獨立性，被說話人的主觀判斷聯繫起來了。所以，這個“的”並非“敘事過去”或“單獨過去”，而是基於確認事實之上的主觀評判，在這個例句中含有用確定的事實解釋因果聯繫的意圖。這是主觀性的表達，不只是對孤立事實的確認。答話中的“的”不能替換成“了”，換成“了”則不能表達出這種因果聯繫。²有論者認為這個“的”應該是“得”。不過鎮江話裡“的”和“得”的讀音差距非常明顯，句末不可能是“得”。

小結以上，這種用法可以概括為“評判過去”，對過去事件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判斷。

表5 “的”的“評判過去”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		
對自己	+		
對對方	+		
對交際			

6. 鎮江話句末“的”和北京話“來著”的功能比較

李訥等(1998)文章結尾提到北京話句末“的”有一種約等於“來著”的用法，例如：

² 在第5節所舉的鎮江話例句中，不涉及“的”“了”共現的問題。不過，在可以“的”“了”共現的用例中，是“了”前“的”後。比如：這本書他已經給我了。這也說明，“了”和客觀事實關聯，而“的”和主觀判斷關聯。因為主觀化表達通常居於句子線性語序的外層，即句首或句末。

- (26) 本來我想去我姨媽家的。
 (27) 她準備給你寫信的。
 (28) 說好了中午要給人家還服裝的。

以上例句句末的“的”都可以換用為“來著”。在鎮江話中，“的”也有同樣的用法。相應的例句如下：

- (26') 本來我想去我姨娘家的。
 (27') 她準備給你寫信的。
 (28') 說好了中晌要給人家還衣裳的。

根據陳前瑞（2005）的分析，這種“來著”表示的是“委婉”語氣，³也可以用於疑問句，例如：

- (29) 今兒是什麼日子來著？
 (30) 李緬甯在邊坐下，偏過頭斜眼問：“你是哪廠的來著？”
 (31) 他不是常送給妞子餅乾、麵包來著嗎？

類似的用法，在鎮江話裡則都可以換用為“嗲”，相應的例句可以改寫為：

- (29') 今葛幾號嗲？
 (30') 你是哪個廠嗲？
 (31') 他不是經常送嗲？

不過，根據本人母語者的語感，這兩組例句的語氣並不那麼“委婉”，反倒有較強的交際意圖，對聽話人的回應有期待，例（26'）-（28'）有一種辯解的意味，例（29'）-（31'）有一種探究的意味，語勢略重，下表中以粗體加大的正號顯示。

表6 “的_{來著}”的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		
對自己	+		
對對方	+		
對交際	+		

³ 該文認為“來著”的另一種用法是表達時間指稱意義，可以概括為近過去時。

7. 命令句末的“的”

鎮江話句末“的”可用於命令句，這種用法的語勢最為強烈。這種命令的語氣非常強烈，表達著急的情緒，具有驅使性、現場性，試圖立即達成說話人期待的效果。例如：

(32) 你帶我坐好了！帶我坐好了！帶我坐好了的！（你給我坐好了！）

連續的三句話，一句比一句語勢強烈。這種用法的現場性之強，以至於不太能夠用於視線以外的命令行為。⁴ 例如：

(33) [?] 出去把院子大門關起來的！

(34) [?] 帶我下樓買包香煙的！

這種“的”語勢強烈，指向對方的針對性明確，本文使用最粗的加號表示：

表 7 “的_{命令}”的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對自己			
對對方	+	+	+
對交際			

語勢，根據呂叔湘（1982 [1944]），包含“輕重緩急”，兩個維度，四個極值。不過在語氣詞的實際表達中，輕緩常常結合在一起，重急常常結合在一起。命令句末的“的”的語氣就是既重又急。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輕重緩急”的呢？或者說，是什麼導致語勢強弱？從“的_{命令}”的表現來看，關鍵是互動中此時此地的現場性、現時性。沈家煊、完權（2009）曾經證明“的”有現場直指性。完權（2013: 58）提出：“調動聽者的注意力指向‘的’前的事態，表達希望聽者注意並重視這個事態的主觀意向性。”完權（2018）則論證了“的”有現場直指提高指別度的功能，充當參照體標記，作用於從詞彙層到短語層、到句子層、到交際層的各個語法層次；本文則進一步認為，“的”的現場直指性也存在著從指認事物引發聯想，到指認事實引發確認，到指認態度引發互動的功能發展。呂叔湘（1982 [1944]）提出句末“的”從判斷句（的₃）發展

⁴ 據趙琛（2024）報導，武漢話中也有類似的對話中現場性強的句末“的”，只不過不是用在命令句，而是用在申明句中表達最近將來時的含義。例如：我學習的。（我去學習了。/我這就去學習。）

到確認語氣詞的二階段說。從現場直指性的發展來看，我們沒有必要在呂先生的二階段中增加別的中轉站。“的”的指向不在於客觀事件、資訊傳遞中的焦點，而在於交際主觀中的“注意”。這就是“的_{命令}”強語勢的根本來源。

鎮江話“的”的現場直指性可能比普通話更為外顯。試看如下例句：

(35) ^{2/*} 他為什麼遲到的？（木村英樹 2003: 306）

普通話中這樣的表達不合法，但是鎮江話能說：

(35') 他為什麼遲到嘍？（他為什麼遲到了呀？）

這個“嘍”在這裡指向疑問這種交際行為，有迫切希望得到對方回答的意味。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潛在的命令行為。

表 8 “嘍_{命令}”的語氣表達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對自己			
對對方			
對交際	+	+	+

8. 結論

本文受到呂叔湘（1962）關於句末“的”的語氣“漸變”和“程度”的啟發，吸收呂叔湘（1982 [1944]）對語氣系統的分析，嘗試建立一個衡量語氣的複合概念功能描寫框架，涉及不同語法層次、（交互）主觀性、認知三域、語勢等方面，以下表的形式表達。大致來看，僅有左上方功能的句末虛詞的語氣詞程度較弱，而發展出右下方功能的則為最典型的語氣詞。典型的語氣詞，均應主要作用於交際層。

表 9 漢語語氣的綜合描寫框架（從非典型到典型）

	立場	態度	情感
對事實	非典型		
對自己			
對對方			
對交際			最典型

在此描寫框架下，可以判定不同用法的句末“的”具有不同程度的語氣。據此衡量，鎮江話的句末“的”，特別是合音的“嘜”“叨”已經發展成了合格的語氣詞。但是相較而言，普通話句末“的”內含語氣詞性質的“程度”不算特別高，也許還處於變化之中。這一問題有待後文深入研究。至於將來是否能繼續向高程度語氣詞發展，很可能要看合音的情況，或者就停滯於此，錯過了演化的關鍵期。

參考文獻

- 陳前瑞。2005。“來著”的發展與主觀化。中國語文4。308–319, 383。Qianrui Chen. 2005. “Laizhe” de fazhan yu zhuguanhua. *Zhongguo Yuwen* 4. 308–319, 383.
- 范曉蕾。2020。淺析雙雙“了”句的語義對立——兼談“了₂”時體功能的劃分。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輯），239–262, 441–442。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Xiaolei Fan. 2020. Qianxi danshuang “le”ju de yuyi duili: Jiantan “le₂” shiti gongneng de huafen.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liu ji, 239–262, 441–442.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范曉蕾。2024。句末助詞“的”的功能分類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2。2–14。Xiaolei Fan. 2024. Jumo zhuci “de” de gongneng fenlei ji yuyi yanbian. *Hanyu Xuebao* 2. 2–14.
- 方梅。2016。再說“呢”——從互動角度看語氣詞的性質與功能。見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研究和探索18，1–18。北京：商務印書館。Mei Fang. 2016. Zai shuo “ne”: Cong hudong jiaodu kan yuqici de xingzhi yu gongneng.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18, 1–1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李訥、安珊笛、張伯江。1998。從話語角度論證語氣詞“的”。中國語文2。93–102。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 & Bojiang Zhang. 1998. Cong huayu jiaodu lunzheng yuqici “de”. *Zhongguo Yuwen* 2. 93–102.
- 林華勇、吳梓菲。2024。廉江、茂名粵方言句末的兩個“個”。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6月27至28日。Huayong Lin & Zifei Wu. 2024 Lianjiang, Maoming Yuefangyan jumo de liangge “ge”. *Dishi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27–28 June.
- 劉勳寧。1985。現代漢語句尾“了”的來源。方言2。128–133。Xunning Liu. 1985. Xiandai Hanyu juwei “le” de lai yuan. *Fangyan* 2. 128–133.
- 劉瑩、程工。2021。從焦點的類型看“的”字結構的語義。中國語文1。28–42。Ying Liu, Gong Cheng. 2021. Cong jiaodian de leixing kan “de” zi jieou de yuyi. *Zhongguo Yuwen* 1. 28–42.
- 呂叔湘。1962。關於“語言單位的同一性”等等。中國語文11。483–495。Shuxiang Lü. 1962. Guanyu “yuyan danwei de tongyixing” dengdeng. *Zhongguo Yuwen* 11. 483–495.
- 呂叔湘。1982 [1944]。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82 [1944]. *Zhongguo Wenfa Yaolue*.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木村英樹。2003。“的”字句的句式語義及“的”字的功能擴展。中國語文4。303–314, 383–384。Hideki Kimura. 2003. “De”ziju de jushi yuyi ji “de” zi de gongneng kuozhan. *Zhongguo Yuwen* 4. 303–314, 383–384.



- 齊滬揚。2003。語氣詞“的”、“了”的虛化機制及歷時分析。忻州師範學院學報 2。30–36。
- Huyang Qi. 2003. Yuqici “de”, “le” de xuhua jizhi ji lishi fenxi. *Xinzhou Shifan Xueyuan Xuebao* 2. 30–36.
- 沈家煊、完權。2009。也談“之字結構”和“之”字的功能。語言研究 2。1–12。Jiaxuan Shen & Quan Wan. 2009. Ye tan “zhi zi jiegou” he “zhi” zi de gongneng. *Yuyan Yanjiu* 2. 1–12.
- 盛益民、陳柯樺。2024。“的”類語氣詞的時體功能。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6月27至28日。Yimin Sheng. 2024. “De” lei yuqici de shiti gongneng. *Dishi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27–28 June.
- 完權。2013。事態句中的“的”。中國語文 1。51–61, 96。Quan Wan. 2013. Shitaiju zhong de “de”. *Zhongguo Yuwen* 1. 51–61, 96.
- 完權。2018。“的”的性質與功能（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Quan Wan. 2018. “De” de *Xingzhi yu Gongneng, zeng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完權。2021。鎮江話語氣詞剖記：合音、連用與功能層次。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語言學》編委會（編），漢語語言學 1，54–6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Quan Wan. 2021. Zhenjianghua yuqici zhaji: Heyin, lianyong yu gongneng cengci. In *Zhongshan Daxue Zhongguo Yuyanwenxue* *Hanyu Yuyanxue* Bianweihui (ed.), *Hanyu Yuyanxue* 1, 54–67.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王珏。2016。語氣詞的功能系統試論。見中國語文雜誌社（編），語法研究和探索 18，19–36。北京：商務印書館。Jue Wang. 2016. Yuqici de gongneng xitong shilun. In *Zhongguo Yuwen Zazhishe* (ed.), *Yufa Yanjiu he Tansuo* 18, 19–36.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向思琦、范曉蕾。2022。萬州話的句末助詞“的”。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九輯），177–195, 403–404。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Siqi Xiang & Xiaolei Fan. 2022. Wanzhouhua de jumo zhuci “de”.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jiu ji, 177–195, 403–404.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徐晶凝。2008。現代漢語話語情態研究。北京：昆侖出版社。Jingning Xu. 2008. *Xiandai Hanyu Huayu Qingtai Yanjiu*. Beijing: Kunlun Chubanshe.
- 趙琛。2024。武漢方言中的句末助詞“的”。第十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6月27至28日。Chen Zhao. 2024. Wuhan fangyan zhong de jumo zhuci “de”. *Dishi Jie Fangyan Yufa Boxue Luntan,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27–28 June.
- 趙元任。1926。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清華學報 3(2)。865–917。Yuen Ren Chao. 1926. Beijing, Suzhou, Changzhou yuzhuci de yanjiu. *Qinghua Xuebao* 3(2). 865–917.
- 鎮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2014。鎮江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Zhenjiang Shi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ed.). 2014. *Zhenjiang Shizhi*. Beijing: Fangzhi Chubans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in the Zhenjiang Dialect: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of *de* in Mandarin Chinese

Quan W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escribe the use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in the Zhenjiang dialect within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addressing the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mood and mod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based on Shuxiang Lü's generalized mood system as outlined in *Zhongguo Wenfa Yaolüe*. By tracing a possible development from *de*₁ to *de*_{mood},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sentence-final portmanteau particles containing *de* in the Zhenjiang dialect function as fully grammaticalized modal particles. It also discusses issues related to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in Mandarin Chinese.

Keywords

Zhenjiang dialect,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mood of Chinese language, modal particles, deixis

通訊地址：北京 東城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研究所

電郵地址：wan2quan2@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9月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5月21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6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6月1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

